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六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僖公中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按丕里同納惠公克旣見殺則鄭必自疑畏故如秦謝緩賂而因畫出晉君納重耳之策然惠公許內外之賂以謀立而入則負之食言背惠此鄭之譖所由興也况因秦召三子殺鄭而併及其黨棄德濫刑又豈君人之道哉故特稱國

而不去其大夫惡晉侯之私也再考鄭告里克曰不信以疏之固太子以携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使克蚤與爲謀未必無救于太子之死也惜哉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家氏曰桓公始霸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爲首戮諸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實在于是齊襄衛宣汙染爲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爲陽穀與卞之會霸業其衰矣乎

秋八月大雩

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微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黄

按江黄與盟從齊楚貢之不入者九年矣而不見伐畏伯王之威也自葵丘會後管仲死齊桓不無驕盈之志楚人已窺見其微至于陽穀之會則男女無別而夷夏之防潰矣楚于是有伐貢之舉齊果不能救而黄遂滅于明年敬仲其

先幾之見耶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按黄本小弱以强楚伐之必三踰時而後滅則其上下同力可見矣齊桓得其力而坐視其亡何負心哉春秋所以深罪之也

秋七月

按左氏載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夫王子帶召戎伐京師是天下古今之大變不在射肩問鼎之次春秋何以不書況是時管仲巳死則其說

皆不足據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子款嗣是爲穆公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按北狄之横肆當桓伯方盛管仲尚存猶敢伐邢入衛而滅温矣今仲父云亡桓志驕怠則狄又何所顧憚哉夫陽穀一會而楚人滅黄狄人侵衛有志圖伯者可不愼諸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季氏私考曰鹹衛地而東界於齊是年春狄侵衛故為此會以謀備狄也左氏謂為淮夷病杞之故則杞都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之南北距杞踰千里苟欲病之必東越郯宋西越徐陳諸國之境然後能至於勢為難況當時淮夷未嘗為中國患乎且於鹹為會則去杞遠而不切於事情矣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按自公與夫人會齊侯于陽穀而齊桓之伯業

遂衰數年之間楚滅黃狄侵衛中國之勢漸見陵夷此雖齊桓之驕惰僖公亦與有罪焉季友專執國政不知救正而徒往來于道路間何益哉況緣陵之役列國共事何獨魯爲鞅掌而君相絡繹不憚煩乎說者乃稱季友善事齊桓誤矣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按齊衛接壤而狄當其北三國所界之處是爲沙鹿而緣陵者其間華夷雜處之地也無有專屬故不繫之國太抵于齊衛最切而亦宋魯諸

國通狄之要道故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不敢
犯衛者十八年然不踰年而狄有侵鄭之役將
復城之哉故曰在德不在險齊桓不修德安攘
而徒以城爲捍禦之計抑末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按季姬莊公女也此當以左氏爲正先儒有謂
魯公愛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
歸之者有謂女子許嫁笄而字旣稱季姬則是
許嫁于鄫而未歸故遇之而使來請者皆非也
然左氏但言怒其不朝而不明言其故是以滋

議論紛紛耳此必鄫子雖娶于魯而國小力薄不能備禮是以不敢來朝季姬來寧因道其實故僖公留季姬于國令鄫子止于防季姬出遇佐之以成禮使其來朝耳若先遇而後嫁是淫奔也怒其不朝而欲絶之是棄禮也卽庶人猶羞之況于諸侯之女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按詩云山冢崒崩冢山頂也沙鹿以林麓得名非山也而何以崩公羊以爲河上之邑崩者襲邑也何休注云襲者嘿陷入地中則後世亦常

有地裂水溢漂沒民居之患亦大變也夫緣陵即沙鹿間之地城工甫畢沙土即崩春秋相繼而書豈無意哉左氏以為晉地而附著卜偃之言誤矣

狄侵鄭

按狄在北境其東則入齊之衝東南則入宋衛之道西南則入陳鄭之道自緣陵既城衛少狄患亦非無益之舉然不越三時遂由西道以侵鄭齊竟坐視不救乃知城陵之役桓公實為巳謀耳當是時齊衛相為犄角發一兵以截其

路狄不一大創乎春秋書此見狄之强横亦以罪齊衛之寡謀也

冬蔡侯肸卒

子甲午嗣是為莊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齊桓明禁報成之期也然公十年朝齊矣今又朝之是五年一朝之制迺事天子之禮也不亦過乎

楚人伐徐

按徐自僖公三年為齊取舒以開入楚之路楚

素欲甘心焉者以其相距甚遠且畏伯王救援故未見報復今齊桓伯業駸衰威靈日弛又何所憚而不伐乎且徐齊之南土伐徐所以震齊之隣耳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按齊桓自同盟于幽之後列國協心奉命恐後故次陘伐楚而不盟葵丘載牲而不揷今則志驕威弛人心攜弍矣此牡丘之盟所由講也且

牡丘齊地與徐爲隣匡衛地與徐相遠欲救徐
而至衛地伯主之倦行可知矣故諸侯盡懈各
遣大夫帥師以救之書曰遂者見急遽畏避之
意曰諸侯之大夫帥師者譏虛盟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按厲神農之後楚與國也牡丘之會齊桓畏怯
既不能敗楚救徐于是欲伐其與國以塞責又
不敢重煩諸侯獨念曹共公爲巳所定遂遣曹
師同往伐厲然厲非楚所急何益于事哉故冬

楚敗徐于婁林是激楚怒而禍之也至于宋人伐曹則同盟攻擊不待終齊桓之世而諸侯散矣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按楚師未退諸侯散歸譏公之無事空行而齊桓伯業之隳不待貶矣

季姬歸于鄫

按鄫子既成禮而朝則兩國之情已洽夫婦可以寧居矣斷非于歸之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按晦者晦朔之晦非晦冥也震者雷擊之名夷伯猶言共仲僖叔成季云耳先儒以爲公子展亦無的據大抵天變雖不虛生但陰陽相擊多有觸物而起者若必欲求其人與事以實之則鑿矣

冬宋人伐曹

按曹自昭公與宋桓相厚盟會必從牡丘之盟血寒未幾何以伐爲此宋襄輕齊爭伯之心也蓋齊桓與伯多有藉于宋桓當襄公嗣立時齊

之威勢稍衰已不能無抗心而曹與宋壤地相接久懷睥睨近又獨從齊伐厲忿其私相親厚故伐之伐曹所以輕齊也左傳云討舊怨則曹與諸侯伐宋在莊十四年相報何其晚乎或謂曹共公薄宋襄背殯從盟故致見伐亦出臆度總之欲畔盟圖伯云耳

楚人敗徐于婁林

按左傳云徐恃救也然牡丘之會齊桓不親往救但使諸國大夫帥師又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以計挑徐出戰敗之婁林春秋書

此所以病桓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國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戎地爲秦三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公穆公之元年即僖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始見於經然則秦始封但得隴西近戎之地其後駸强則盡有岐豐蓋乘周弱而請乞倂兼耳韓晉地古韓侯國東遷之後爲晉所倂後爲桓叔之子萬食邑因以爲氏其地與秦連界

季氏私考曰晉惠公殘忍薄行人也弒君得國遂欲抗秦幸災怒鄰肆為強暴故親至韓原以挑秦戰書晉侯及秦則晉志可知矣左氏以為秦伯伐晉戰于韓原則與經文書晉及之意不同矣秦自僖二年虞滅下陽時百里奚入秦惟務息爭休兵未嘗輕用民力雖惠公弒立有罪可聲亦聽王朝所為置之弗問穆公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縶子桑輩皆勇力之臣必媢嫉之穆公誤為所惑於是忿然出與晉戰遂獲其君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己責躬之道實

有猷焉此秦誓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竊謂宜在此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仡仡勇夫必指繁桑諸臣也而媢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者勇於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故聖人序書特錄其篇也世儒不察乃以入滑敗殽之事皆爲穆公所爲則亦不知穆公甚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故邵子曰星在

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鷁陽禽也雌雄相視乘風而孕者也故莊子曰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按劉原父曰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内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爲害則告告則吊之此所以待于外者也奇物妖怪之至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躬此無待于外者也無待于外何告之有據此則杜元凱以爲災告于諸侯者固非若季氏私考孔子宋人之說似聖人

作經有私于先代矣竊謂齊桓創伯雖曰以力假仁然尊周攘夷名分賴以不墜自是宋襄晉文秦穆楚莊皆襲其迹者也當是時桓公志氣驕惰伯業漸衰宋襄有畔盟爭霸之心而隕石鷁退之異又適值其地則宋襄固欲附會誇張而諸國亦必心懷疑畏魯與宋為隣故史官詳記其事聖人亦仍舊史而書之耳又齊之伯圖實始于東北宋晉秦楚則皆自東而西而南者也當齊盛時天下諸侯皆自西以向東今將自東以徂西此六鷁所以退飛而隕石五者或五

霸迭興之兆與與說者以後五年宋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爲符六五之數則太無謂矣

三年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氏私考曰季友之卒稱字與仲遂同皆平時爲其君所敬而不名也僖公以季友有翼戴之勤宣公以仲遂有援立之力故以殊禮待之字而不名如齊桓之於管仲稱爲仲父云爾蓋皆尊臣之禮也故聖人於其卒也據實而書使人觀其所由而義自見矣先儒以爲稱字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此說出於程子竊恐不然蓋公

孫之子將有承宗之責羈貫成童出就師傅則宜有族以別其宗不然則無可屬矣故孫以王父字爲氏禮之常也苟其賢也固有父子同朝者雖當祖父之存亦無害於命氏豈待卒而後賜哉且古者賜氏本爲世祿非以世官也後世命氏遂以世官自失禮意耳乃遂以生而賜氏爲禁豈禮也哉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按先儒謂僖公鍾愛季姬至令其自擇配則豈有卒而不葬之理必鄫子不以期告故史闕文

耳若以先遇後歸有乖婦道則聖人何不并去其卒而必書此以貽譏簡冊哉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按左傳云謀鄫且東畧也然鄫不與盟會亦不聞有難城鄫之役似屬虛妄意淮徐接壤必以去年楚人敗徐于婁林而爲徐謀楚也然兵聯七國大舉救援竟逡巡不果而爲楚人蔑䀏此舉欲何爲哉邢本小國素附于衛者也今齊列

于會此衛之所以致憾而明年伐齊後年伐邢

有由然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按英郾姓國後改爲蓼其西南界六安州即古六國皆臯陶之後也桓公爲徐謀楚以報婁林之役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豈非縱豺虎而搏狐鼠哉

夏滅項

按西亭辯疑云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

及江黃伐陳同先儒以項爲魯滅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者非也夫季孫行父當祖友卒其父無佚早亡時尚稚年況當是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公朝未專國政焉得擅爲此事乎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按項由齊滅桓何故止公左氏之說非實也卞魯邑齊桓歸國所經之道夫人齊公族之女故因桓公在境而會之但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況僖公尚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矣春秋書此不惟譏聲姜踰閑之罪亦以見

齊桓防範之不嚴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按齊桓倡伯爲五雄稱首然在位四十三年竟不聞有朝王之舉安在其爲尊周哉故當其盛時而魯衛諸國不卽傾心終其身而不能服楚者爲是故也此豈特桓公伯業之虧而管仲器小功卑正在此耳及管仲既卒則其舉動尤多錯誤如陽穀會而男女之防潰不救黃而恤小之仁竦刁牙進而姦佞之風熾此尤其大者而至于好內多寵繼嗣不明先托孝公于宋襄復

許共姬立武武孟卒致五孽交爭國統幾絕身死不殯虫流出戶其亦可哀也夫信乎修身齊家爲治平之本而聖王之所亟圖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按先儒皆以舍長托幼罪齊桓以奉少奪長罪宋襄此未足以服其心也蓋桓公三夫人俱無子則衛共姬之子無虧亦不得爲嫡立長立賢

比義以從權可也齊桓以鄭姬之子昭托宋襄其父子兄弟之間未必無見但桓公既以昭托宋復以孟許雍巫故孟得挾長而先立此桓之誤也當是時齊喪在殯武孟既立宋襄宜且安撫其國以齊桓托昭之意上告天子以王命臨之或相機以爲變置或從容以圖終及未晚也乃遽興師致伐逼殺無虧大亂齊國此襄之誤也然宋襄豈真爲齊桓哉其心欲速成伯以齊爲諸侯雄長齊服則列國可傳檄而定故乘喪事倥偬之際興順桓輔立之師昭既立則必委

心聽命惟吾所操縱矣昔也宋輔齊伯今也齊輔宋伯以德報德成伯業于反掌之間豈不有成算乎然而公義在人難以詐服圖伯未幾而執盂敗泓終于業之無成也宜哉故春秋一則曰伐齊以罪其伐喪一則曰及齊以罪其主戰至于書狄救而聖人惡宋襄之心蓋滋戚矣若曹共衛文皆齊桓所定而背德從伐何足貶哉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趙氏曰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按穀梁云狄稱人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非也狄懷禍心于中國久矣當齊桓伯業方盛時已嘗侵衛伐邢致伯主有城邢城楚丘之役少沮其强横今桓公既沒遂狡焉起南侵之志故以救齊爲名而興師伐衛其漸焉可長乎至邢與衛本兄弟同難之國而忘讐棄親助異類以攻中國可勝誅哉故以邢爲主罪加狄一等矣

十有九年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按滕自桓二年屬魯至十六年爲宋桓所致從

齊盟供賦從役終宋桓之世無有缺失何以見
執必襄公無道屬國背之伐齊之役滕人不預
故也不自反已而徒恃強陵弱執先人素與之
國貶而稱人不亦宜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按曹邾皆從宋之國去年同與伐齊此何以盟
蓋宋襄圖霸大邦不從僅能合此二國故又盟
以堅其志曷爲不貶宋而貶曹邾齊桓既沒中
國無伯去其公爵則不足以主盟此春秋微意
然貶曹衛即所以貶宋襄也曹南曹之南鄙地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按邾與鄫隣鄫爲曾甥則仇國之親也宋襄欲爲曹南之盟必先號召二三小國如鄫邾之類是時邾不與鄫約先期至盟地必且挾仇行譖矣然鄫子何不告至于宋乃徒會盟于邾耶此必宋襄暴怒殘忍先諭意邾子不得令其至國即以後至之罪誅而用之既以示威列國且以殺戮之慘嫁罪于邾此宋襄姦惡之極也噫成湯剪爪以代牲其子孫殺人以爲牲何聖狂相去之遠哉然吾觀鄫子婚望國而畏縮不朝季

姬卒而不知會葬必其人委懦不振絶無生氣者宜其罹此難哉

秋宋人圍曹

按宋襄南曹之盟必誅求無厭責人以大難之事曹不能供應是以圍之故左氏云討不服也季氏私考謂討曹不親盟則當曹人在盟之時何不即加譴責而遲遲見圍宋襄之剛很暴戾何其能容忍也

衛人伐邢

按齊桓之城邢與楚丘爲狄故也乃邢舍狄怨

而從之伐衛衛亦忘狄仇而專事報邢何其愚
哉左傳云衛方大旱師興而雨夫周頌桓之章
曰綏萬邦屢豐年以武王克殷而安天下故豐
年頻至此天之所以篤周祜也邢不可伐而衛
伐之是天所厭也乃以偶然之雨附會于周甚
矣甯莊子之逢君而左氏之好誣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按先儒謂宋襄暴虐陳蔡思齊桓之德而爲此
會非也夫齊桓之德專在尊周攘楚豈有思其
德而反納其所攘之人耶蓋陳蔡鄭三國皆隣

于楚即桓公在時已素爲結納特畏伯主不敢顯然服從耳齊桓既沒中國無伯宋襄陵虐小國忿爲無道于是三國合謀要致望國以盟于伯主之地是明以伯權與楚也三國之罪固不待言獨魯僖周公苗裔齊孝亦伯主本支而亦俛首以預盟何哉說者皆以南北之成自向始不知此會實爲之權輿矣此春秋之所深惜也

梁亡

季氏私考曰梁國名伯爵鄭漁仲以爲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者其地在夏陽梁山界

于秦晉之間者也是時秦穆公以賢稱晉惠公以惡著韓在梁西久爲晉併而梁界其東與晉接壤安知不爲晉有邪且左氏於此既曰秦取梁而文十年又曰秦伐晉取少梁則其說自相牴牾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按天子五門皐庫應雉路魯有庫雉路三門乃諸侯南面聽政之所故通謂之南門新者有故也作者創始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況輕用于所不當爲

者乎故左傳曰書不時也

夏郜子來朝

按公羊氏以郜滅在春秋前則春秋以來且九十年失地已經三世猶能朝其同姓無乃失實乎王氏云郜分爲南北皆附庸于宋而鄭氏以桓二年取郜鼎者爲北郜今來朝者爲南郜似爲有據意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强郜以宋爲難恃而魯爲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耶

五月乙巳西宮災

按西宮者小寢也諸侯亦有三宮東宮世子所

居西宮妾媵所居禮夫人居中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夫人君之過在朝路臨涖之時者常少在深宮燕私之地者常多災見于西宮天之警戒深矣

鄭人入滑

按滑在東都王畿之内與衛遼絶左氏乃謂滑叛鄭而服衛非也載考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命而執二子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意是時頹叔方有寵于襄王滑必頹

叔之黨常倚勢陵虐隣境與鄭有隙故鄭報之耳夫造其國都之謂入齊桓既沒鄭首從楚稱兵周疆何無忌憚哉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按左氏云謀衛難也葢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敝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爲盟也夫桓公征楚攘狄孝公既與楚盟于境復與狄盟于邢何其愚哉周書大誥云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此之謂矣

冬楚人伐隨

按隨姬姓侯爵國在厲南近楚雖常爲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觀楚武王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爲季梁在何益可知矣蓋漢東之國隨爲大猶能統率諸姬以張中國之勢故桓十一年隨絞州蓼欲伐楚今又以漢東諸侯叛楚雖未必能度德量力而黽勉自强其去陳蔡鄭許遠矣乃齊桓倡伯之日不聞與隨會盟謀攘楚不亦失計哉今子文取成而還則隨一服楚而漢陽諸姬無能自存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按去年齊狄盟邢今年侵衛為邢故也齊桓没後諸侯力攻四夷衝决書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按是時楚勢日强宋襄妄圖襲伯列國無與獨齊孝懦弱兼以援立之故遂脅制之因與乞盟于楚將借楚威以號召天下耳然楚方欲憑陵上國挾制諸侯豈肯以盟主讓宋左氏所謂楚人許之者將豢而執之耳鹿上之盟其楚人之鴆毒乎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按宋襄欺罔不道乃諸侯所深嫉者况陳蔡鄭許楚黨也曹宋仇也掩執之討必楚倡羣附矣齊孝知其詐故不與會亦倖災樂禍之心乎夫宋以王者后裔居列國上公而爲夷囚執其辱先玷華罪固不容誅然蠻夷執其會主而中國諸侯拱手聽命亦何以立于世哉故以同執爲文所以著五國黨楚之罪也

冬公伐邾

按魯與邾本有舊隙又以執用鄫子怨毒彌深但其附宋方堅故有礙未動今宋已爲楚囚故乘間伐之然大旱經時不知貶食省用而興師動兵非其宜矣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按華夷者天地之大界名分之大閑天下有道則天子統諸侯而爲華夏之主天下無道則伯者合諸侯而主中夏之盟未有夷而可主夏盟者也宋襄雖無道實爲盟主豈非列國之冠冕

領袖乎楚頵設詐以執之若曰執一宋襄則中國諸侯皆我所制馭矣得一宋捷是得中國之捷也故使宜春來獻不曰獻宋捷而曰獻捷示併吞列國氣象也史官仍其獻辭據實直書而公羊謂爲襄公諱康侯謂爲魯諱穀梁又云不與楚捷于宋夫天下大勢散入裔夷已不可挽乃欲區區于一字之間提衡而砥柱之豈不迂哉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王氏輯傳曰宋公先代之後方修衣裳之會欲

撫楚而納之而楚人包藏禍心潛伏兵車執之壇玷之上義甚不直而懸車深入淹歷秋冬師亦已老矣使中國有人焉以大義責其曲以重兵乘其老則走蠻荊釋宋公在我掌握耳豈至反與歃血要言求而釋之哉

按魯爲望國楚素欲假重以號召天下者盂之盟僖公獨不與焉故使宜春獻捷脅而誘之僖公畏楚之疆遂就會與盟必不敢言及宋公之事乃楚子既得盟魯即慨然釋之以見德于僖公蓋示已之有禮而堅魯之服從也夫楚得宋

則上游之勢已據服魯則羣侯之心已萃于是可以橫行中夏而逞其憑陵之志矣楚頵亦狡矣哉不言楚釋者蒙上楚人之辭亦不忍言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迂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季氏私考曰須句邾邑也左氏謂須句風姓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據此則須句乃子爵之國矣奔因成風則爲魯事矣國滅而興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故春

秋何以不書邪此李廉氏所以言無此事也趙鵬飛氏直辯須句乃邾邑則益明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按鄭伯畔中夏而先朝楚啓盂盟以執宋公罪固可伐矣但此伐出于諸侯則爲聲討之舉王于宋襄則爲報復之私藉令鄭不附楚襄公能主盟而服楚不乎不自反而徒責人祇爲挑禍計耳泓之大敗將誰咎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按邾本附庸小國恃宋强援輙稱兵入魯以報

須句之役賤傲甚矣爲魯計者整頓師徒堅壁清野執詞以問其伐齊喪用鄫子之罪使彼知罪而退則兵不血刃尊俎折衝上策也不然而以猛將銳卒奇正夾攻則勞逸勝負之勢不戰而決亦不失爲中策也乃始焉輕忽無備既焉倉卒出戰耕令得失相當亦損威傷重矣況左氏有我師敗績獲胄縣門之說其辱不亦大哉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按行師之道必以仁義爲本故度德度義武王

猶較量于商周之間況春秋世主可不自揣量乎宋襄甫脫釁鼓之餘以歸不能引咎責躬修德勤政內輯其國外和四鄰蓄威養重待時而動乃伐鄭以挑楚及楚師臨境又藉口古人兵法重違子魚之言此何異謚號以分均出後為仁義者哉其敗績傷股僅足以報其伐齊喪用鄫子之罪固不足恤獨驅不教之民而殲鋒鏑之下則何罪焉公羊乃謂臨陣不忘大禮文王之師亦不過此謬哉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按宋襄雖不道亦一時盟主楚頵憑陵暴橫執之盂復敗之于泓亦中夏之羞也齊孝公不思乃父攘楚之烈及宋襄輔立之恩乘敗而伐其國以報伐喪之怨是先决其藩籬以待羝羊之觸見外侮之來而又閱于墻以重其困者計亦左矣或謂孝公將繼桓餘烈不欲立楚下風謬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玆父卒

子王臣嗣是爲成公時僖公有志附楚不會宋葬故卒而不葬

按伯者爲其能攘夷狄以尊王室也雖曰假行仁義然其事亦有當于是者故孔子止論齊桓晉文之正譎而孟子則又併其事而薄之况宋襄公背殯從盟則不仁伐喪奪嫡則不義執嬰齊用鄫子而睦隣之道廢盟上鹿被楚囚而夷夏之防潰此實名教之所不容者而說者乃列于五伯何哉夫秦繆雖能悔過責躬而三良殉葬未免西戎習氣迹其舉動亦隨晉文行事而巳于王室何功况楚莊之暴戾恣睢是侵犯我王畧者宋襄之迂愚殘忍是貽羞于中夏者此

皆秦繆所不道矧可厠迹于桓文乎

秋楚人伐陳

按左氏云討其貳于宋也夫曹南之盟伐鄭之役陳皆不與會盂盟薄陳皆從楚陳何嘗貳于宋葢頓在陳南素屬于陳陳因頓從楚必責禮于頓故頓訴楚而楚伐陳自楚城頓而陳頓之爭始于此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卒弟姑嗣是爲桓公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按左傳載襄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命而執二子王怒以狄伐鄭夫是時天王號令雖不能行于列國然以臣子擅執君使亂常干紀卽聲言其罪以號召齊晉魯衛諸侯豈無仗義從王者何乃藉兵于狄襄王雖愚未必然也大抵頹叔雖見寵于王而實子帶之黨欲傾襄王以奉大叔必先以狄隗蠱惑王心王因召狄伐鄭以親昵之及隗氏寵替遂奉大叔以外師攻王而王出居于鄭矣啓寵納侮胚胎已成

雖有富辰之諫何能救哉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天子以天下爲家故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然古者天子有時巡大狩之典則亦未嘗無出但出入俱有常期故省方則曰巡田獵則曰狩曲禮曰天子不言出是巳周襄王始以頹叔善滑則遣使以請滑于鄭繼怒鄭不奉命則出狄師以伐鄭德狄人則立隗氏以亂後宮替隗氏則被狄攻以出奔鄭逆富辰之讜言受頹叔之簸弄顛倒錯亂自損其威故春秋不惟曰

出而且曰出居見其不得已而齊如寄寓于外而未卜歸期蓋亦貶而示戒也豈皆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乎

晉侯夷吾卒

季氏私考曰夷吾之卒兄公子重耳代之是爲文公文公之立其歸自秦蓋必晉人召之無所爭也故不書入亦非秦伯納之也故不書納左氏以爲秦伯納公子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如此則弑君之賊也且重耳出亡知勵名節而舅犯輩從行又皆以忠肅見稱當里克

初殺奚齊之時遣使迎立重耳而辭不預亂觀仁親爲寶之言則固以道義相規不欲失美名者而謂殺懷公以收懷嬴豈重耳之所肯爲哉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按觀左氏稱文公大布之衣等語及定之方中之詩似非無道之君也然伐喪以背齊德滅邢以戕同姓則所謂敬教勸學秉心塞淵者固如是乎滅同姓大罪也故書名以著其惡使天下後世曉然共知其人三傳得春秋之旨矣朱仲晦乃泥滅國未嘗書名而謂爲傳寫之誤非也

但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胤衛滅邢而魯不能救以篤親親之恩則聖人之意豈特罪衛而已哉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子鄭嗣是爲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

按伯姬當是魯公族之女而爲宋大夫蕩氏妻者禮有親逆婦從夫也婦人既嫁不越境姬自托魯女故親來逆婦亂婦姑之分失禮甚矣然僖公以望國之君下主大夫之昏豈不慢宗廟

卑朝廷乎春秋盡交致譏也

宋殺其大夫

按文稱大夫而公羊以爲宋三世無大夫穀梁謂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夫春秋非孔子家譜何用諱其祖名此皆不經之說也季氏私考謂宋成公以襄公之敗由羣臣不忠所致故盡殺其大夫追咎其辱國之罪亦非也葵丘之盟曰無專殺大夫況宋成初嗣位其大夫皆父之臣法卽宜辟猶當議貸而任意誅之則不惟犯王章違霸令且死其親矣故一時宋國人情洶

洶風聞于魯此實有關于繼述之義暴虐之戒史官遂從而紀之何暇究其名姓哉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按頓偃姓子爵國經無頓子出奔之事而此言納者何豈頓苦陳偪往楚控訴而頓之臣民爲陳所脅欲拒君使不得入故楚納之耶先圍後納制陳以威威頓奪其氣使不敢拒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按左傳修衛文公之好及莒平也夫會衛同姓

懿親原無嫌隙何待于修魯自元年獲莒挐之後彼此久絶何至今日特與彼平王氏經世謂衛文未平而卒嗣君成父志亦附會之說也大抵魯以望國靦顔從楚莒在東衛在西而魯處其中因欲致二國同事以爲掩飾計耳然衛成匿父喪以從會莒子遣微者以干盟一陷之非禮一受其倨驁僖公此舉亦誤矣

春秋翼附卷之六 終

春秋翼附卷之七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僖公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按莒子雖不忘魯仇但是時魯已從楚莒以拒魯必得罪于楚故釋怨就盟甯速即莊子乃俞之父也時執衛政成公初立且在喪故不再行而使大夫耳向莒地越月再盟何急于爲楚植

蓋哉春秋所深譏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按左傳云討二盟也夫孝公不能紹父餘烈以圖尊攘之計乃欲禁魯之從楚惡洮向之盟耶不揣甚矣然追人之師而深入其境是亦危道故春秋一則曰伐我一則曰弗及交譏之也酅齊之近魯西鄙者非紀季入齊之酅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按齊魯本無深仇即洮向之盟亦無妨于齊者

何侵其西又伐其北耶孝公于是乎悖道矣然
衛于魯爲兄弟之邦于齊有存亡之德何不講
信明義以聯兩君之好而遽稱師以伐之耶至
于魯不勝其忿遂如楚乞師是將以蠻夷殘中
國也尤大謬矣夫是時臧文仲柄國展禽一言
足以却齊則折衝禦侮當必有道乃知其賢而
不用竟與襄仲借兵强夷道伐齊宋何謀國之
疎也夫子以竊位罪之宜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按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祀不過其祖則其

不祀祝融與鬻熊非失也楚頵貪其土地又疾其所對之直故假不祀爲名以滅同姓何其忍哉戎狄無親不待貶矣穀梁乃云以歸猶愈乎執謬哉

冬楚人伐宋圍緡

按左傳以宋爲卽晉是時晉文方養鋭尚未與諸侯相通或以齊伐宋圍緡宋已從齊故楚與齊爭衡而伐之亦無所據或謂宋成追論襄公敗泓之故殺其衆大夫于是受戮之子孫以報怨雪恥之意奔訴楚頵故有是舉耳夫宋成果

有不共戴天之憤如越勾踐臥薪嘗膽與諸大夫處心積慮爲生聚教訓之謀則孟之恥泓之恨未必不可報乃徒逞其私臆殲其左右以招荆楚之伐何其愚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按魯周公之後齊太公之後一爲望國一爲伯裔所宜同心協力以圖尊攘之舉者且齊既聞展喜之對而退魯宜再申先王之命與齊棄捐夙怨偕修盟好以踐世世子孫無相害之約則齊孝雖詩當亦媿服乃藉夷狄之師伐取其邑

大非其道矣歸而飲至不亦羞乎故書曰以日至見僖公挾恃驕矜之意深罪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按杞迫于東夷國小力弱故禮幣薄惡不得擬于中華自降而稱子史遂仍之左傳用夷禮曾以爲不共故卑之非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按齊桓既沒中國無伯諸侯交横荆楚亂華孝公不能淬志礪行以紹前烈乃間楚勝以困宋襄挾魯僖而屢侵伐何爲謀之不遠也史記稱

弟潘殺孝公子而立事雖不經見觀其葬期之速無乃爲爭立國亂之故耶若魯有齊怨而不廢吊喪會葬之紀可謂有禮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按杞成公魯甥桓公其弟也即禮幣薄惡猶當以親故諒之今既于來朝畀忽之矣又使上卿帥重師入其國何殘忍哉況東門仲巨姦也僖公欲甘心于齊則使如楚乞師欲責備于杞則令帥師暴入兵權在其掌握寵任無與爲二彼

又何所忌憚哉不再傳而逐國毋殺儲君幾危
社稷孰非僖公自貽其禍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按是時魯與曹衛陳蔡鄭許皆南面服楚獨宋
不從實界限華夷爲中國屏蔽故楚又率四國
圍之魯曹衛不與圍者楚人以曹衛鄰晉魯齊
接壤故使三國按兵坐鎮以絕宋通晉通齊之
道耳魯僖公不待楚徵發而往會四國盟于宋
者恐齊閒楚圍宋以報穀之役故示堅志然

以求後庇耳穀梁云人楚子所以人諸侯非也楚稱人而四國稱爵辨華夷也以楚人加于侯伯之上羞中夏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按是時中國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爲中華屏障而今且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卽至若遽擊四國以攻楚則楚鋒甚銳如肉投餓虎與宋俱斃耳若必待齊秦至則宋圍方急旦夕且下將柰之何于是出一偏師先分一支令將領統帥潛掠

曹境以搖四國之心親自統重兵整師徐進聲言伐衛以致楚願之救卽未敢與楚交鋒而聲勢遙懸彼此角立則楚人必欲救衛未暇攻宋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此兵家之詭道亦足以見晉文之譎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按子買莊公之子僖公之庶弟僖公以衛為楚婚姻之國故遣庶弟為戍厚衛以結楚也買知其非義故乘晉伐而避之可謂識變矣忠而受

戮豈不寃哉然不曰殺而曰刺者何蓋不殺則避晉棄衛必致楚顆之怒顆殺則畏夷滅親雖逃清議之公故陰遣人殺之以泯其迹耳先儒以爲三刺之刺則不足以服公子或以內辭爲諱則不足以言春秋

楚人救衛

按楚人卽楚子也親自救衛則宋圍宜已得解乃左氏載門尹般告急及先軫喜賂怒頑之計則又似未解圍之說也豈楚顆易晉特遣將帥師救衛而身自圍宋耶抑躬自救衛而留四國

之師圍宋耶則下執曹伯畀宋人及宋師與城濮之戰又不相合意必宋人告急在未救衛之先而先軫亦設計未行也不然兵事倉卒之際分田授人亦甚迂矣且楚覇素恃强暴何畏于晉必待激怒而後戰乎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按楚覇悉四國之師以救衛必約曹以爲犄角之勢其鋒鋭甚不可犯故度其未至卽移兵入曹此避堅攻瑕之術且使楚人疲于奔救而我得寬緩以待齊秦耳葢是時宋圍雖解齊秦未

至則兵力尚寡脫楚師救曹而曹爲之內應則
我必坐受其困故執曹伯使宋人禁錮以爲贅
而我據曹邑堅壁以俟兩國之師此老成持重
之勝筭也晉侯可謂善師矣左氏分田之說未
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
濮楚師敗績
按晉文圖伯必先定計當楚未圍宋之前已遣
使往約兩國起兵來會預知定期矣故去冬一
聞楚人圍宋春卽出一偏師侵曹伐衛及楚子

救衛遂移師入曹凡此不惟攻楚必救冀解宋
圍實以疑兵揺楚使奔救不暇延緩時日以待
齊秦之至耳不然齊桓之時楚氛不甚猖獗尚
會八國之師方敢次陘今楚顏威勢十培曩時
乃敢以孤軍深入以當五國之銳哉及宋圍既
解齊秦已至亢可逞于一決矣猶以齊秦之卒
長于西北戎馬之鄉今欲馳騁中原則地形險
隘彼我虛實之情一或不諳而輕動以取敗大
衆一散不能復聚豈惟宋圍難解而楚氛且愈
熾天下之勢必不可返矣故自丙午以迄巳巳

月日之間遲疑孰慮虜已在吾目中于是整師徐行次于城濮與楚營對壘楚將子玉輕謀躁進遂出奇以大敗之豈不筭無遺策以萬全取勝者哉說者藉口于孔子正譎之斷遂交口訾其爲譎此不惟不識晉楚之時勢亦昧于兵家制勝之道矣城濮曹衛界上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楚穎希王夏盟欲圖萬全之計故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以避晉鋒惟恐一挫而喪前功耳及子玉使伯棼請戰尤怒而少與之師示不可

戰也不謂子玉輕躁致敗則楚覇數載之經營一朝决裂而晉文取威定伯之業遂成矣此楚覇所以不能無恨于子玉也顧子玉亦剛勇之將覇能如秦穆之待孟明使持重有謀者佐之以為後舉則晉楚勝負亦未可知乃不許其入而以為戮是楚再敗而晉再勝豈非天厭楚而厚造晉乎此晉文之所以喜也

衛侯出奔楚

按曹衛背華即夷情罪固不可赦然亦迫脅于楚覇疆暴耳但敗楚之後即宜復曹衛以開釋

其罪使得自新以附中國乃曹伯尚拘宋未釋則衛成豈能晏然無慮乎然不奔中國而奔楚則猶然即夷仇夏故智此情之可惡而義之可絕者也左氏謂使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受盟則衛成復國之時元咺不宜奔晉公羊氏謂文公逐衛侯則兩月之間衛成豈敢自楚遽歸此衛侯倉卒出奔以自絕于中國非文公迫逐以絕衛成也則書爵而不名又何疑哉蓋叔武之立實出元咺國亂無主一時權立以定人心則元咺猶宜未減說者乃歸罪晉侯誤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按三傳有天王下勞之說趙鵬飛氏力排其非謂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天王久居于此何下勞之有此說甚是竊謂當是時王室陵夷諸侯放恣冠履倒懸已非一日況晉文有攘楚大勳又建納王大議襄王在鄭聞此安知不過自卑抑而往勞之乎且天子有賜于臣不論躬親遣使皆可言下又安知三傳所稱必謂天王自勞乎說

者必欲辨其事之有無以証左氏之誣亦拘矣
但晉文至鄭禮莫大于覲王使能先覲而後會
盟正聖人所深嘉樂與亟書以褒顯其美者今
觀下但書公朝于王所則晉文之不朝可知而
左氏所謂作王宮獻楚俘及天王錫命之隆晉
侯出入之覲或虛爲溢美之辭不足信也故聖
人皆畧而不書但書曰盟于踐土見諸侯自盟
無預王事則晉文之失不待貶而自明矣又何
必以諱會王爲說哉

陳侯如會

杜元凱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季氏私考曰王所者襄王出居之處諸侯皆在而魯獨朝王王自辭之耳蓋凡諸侯入朝必有燕饗之恩車服之賜東遷以來王室衰微禮多不備不惟諸侯簡慢不恭而王亦因循自避矣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服羣辟豈皆盡無恭敬之心而況桓文一匡天下豈亦不能首倡此義乎故天子在是諸侯不朝王自不欲也而

禮亦豈能盡廢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贍拜
外朝而已惟僖公以周公之裔獨親厚焉故得
躬入內朝面見而成朝禮蓋所以通諸侯之情
也諸侯雖不朝而勤王之美自見矣
按私考之說是矣但天王越居已久諸侯當以
得覲天顏爲幸豈可望其禮意之備而天王行
在亦不必備物隆禮拘以臨莅常儀故天子或
得以爲辭臣禮斷不可自廢況晉文方以尊攘
自任主盟中夏爲諸侯倡率乃亦因辭而不朝
則失禮甚矣雖有僖公道達誠意亦何以展區

區懇款之誠勤勞之誼耶宜乎貽譏後世而賤

土之會河陽之召致千古不决之疑也哉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按衛成一出一復有五罪焉當晉文敗楚之後

苟能輸情服罪則晉文必念其同姓咸與維新

乃復背華奔楚自絕諸夏罪一懼罪出奔猶曰

良心悚惕乃奔未兩月遂乘間歸國藉庇蔣夷

蔑視伯主罪二叔武權時受盟監國未嘗即真

踐祚況聞衛侯至而喜捉髮走出竟令前驅射

殺之何其忍哉罪三歂犬前驅擅射叔武必有

所受之也乃枕尸爲哭殺歂犬以滅其口何詐

也罪四叔武之立國衆所共擁衛侯旣使甯俞

與盟而有居者無懼其罪之言則于元咺亦當

末減乃逐之使無所容督過偏尫背盟食言罪

五惟此五罪昭著耳目又奚待元咺之訟哉故

春秋于衛侯書曰自楚見其倚强夷而强復絶

之也于元咺繫之于衛見逐非其罪未絶之也

陳侯款卒

子朔立是爲共公

秋杞伯姬來

按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亦云老矣匍匐來魯豈得已哉蓋杞桓公伯姬次子也繼兄而立朝魯而受辱又使卿帥師入其國伯姬不能自安來謝過而求平使僖公稍念親親之情能無愧乎

公子遂如齊

按齊素恃强侵伐魯鄙故二十六年使公子遂乞楚師伐齊以取穀是兩相仇之國也今曷爲而如齊哉以齊從晉敗楚于城濮恐齊之懟于晉爾此不惟見僖公之不能自强而襄仲之反

覆不可見乎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按左氏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夫晉文繼桓倡伯專以攘楚尊王爲義故城濮之勝踐土之盟至今稱之若溫之會召王以見諸侯則奸名犯義自貽千載不韙之譏必不然矣自公穀祖丘明之說以來無有能白其寃者惟近世季本氏辨狩非巡狩之狩及講武存備之論卓然有見恨說之未詳若王樵氏

所辨杜預之說亦甚善至謂襄王重晉侯之來
狩河陽以就見則此時蒙塵旅處焉能舉田獵
親侯之事又以晉侯數于會盟以勤君父為召
王是附會以成其罪矣可乎愚則以會踐土始
謀納也會溫將納王也討不服又出狩後事所
以肅侯度尊朝廷乃納王時急務但左氏言于
會溫之時則失次耳蓋溫在河北河陽在河南
時在會諸侯惟晉齊秦在河之北鄭宋等國俱
在河之南晉文藉齊秦以勝楚又欲糾齊秦以
納王故三國在溫諸國渡河而北會之耳但襄

王出奔五載綱紀蕩然人心蔑視則回鑾之際防範當嚴況頹叔之黨盡在滑洛閒尤不可不爲之備晉文乃命諸侯各整師徒爲扈衛從行之計先于河陽簡集訓練耀武揚威以振刷人心請天王大閱以覲戎備遂舉田獵如宣王會東都蒐狩以講武故事于是史官據實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見晉文公先事謀始預戒不虞爲勤王之大節而天子蒙塵之後復覩會同大狩威儀云耳聖人蓋有嘉與之意焉而可泥左氏之說以没人善乎

壬申公朝于王所

季氏私考曰公再朝王所送王而面辭也然襄王得歸當以晉文爲功首而不預朝焉豈人情乎蓋當時必以戎服見王所謂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者是已但不成乎朝禮耳况王有策命之頒禮數已特厚矣其不受晉朝豈亦尚有孚孔使齊桓無下拜之意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按衛成可執之罪有三晉文宜人之罪亦有三

衛以康叔苗裔而締婚蠻夷且出入皆藉其力是背華辱先也叔武本不簒立鼓舞出迎乃縱前驅殺之是信纔賊親也天子蒙塵同軌奉約而獨不與盟會是黠傲無君也犯此三大不韙而晉侯執之誰曰不可且執以歸于京師又得討罪之禮春秋乃貶而稱人者何哉蓋自古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今不執于河陽未狩之前而執于君臣交訟之後縱臣坐君而天常人紀殱矣宜人一衛成既歸京師則廢置在天王矣乃使元咺歸衛竟立子瑕置其君如奕

棋然無王擅國宜人二河陽去王城不過百里天王復辟何不帥諸侯詣闕下一盡朝宗之禮乃獨執衛侯以責其不會盟之罪厚責人而薄恕巳宜人三故書執以見晉侯能行伯王之權稱人以貶晉侯舉動乖張之失春秋書法豈不至公哉故曰聖人以天道自處

諸侯遂圍許

季氏私考曰許自二十二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後因宋敗則又從楚圍宋雖踐土河陽距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之顧諸侯罷朝

卿仲遂專政其臣子侵君之象乎

冬介葛盧來

黃震氏曰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則魯之道路既亦熟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狄與楚皆猾夏之類也晉文敗楚之後便當爲攘夷計乃舍狄而侵鄭使狄乘間侵我伯勝之國無論戎狄亂華伯王所恥而桓文繼伯所謂同功一體者寧

無投鼠忌器之嫌乎乃坐視而不救安在其以
尊攘爲已任也趙氏譏其老而懈信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按衛成背華即夷枉殺叔武不可赦也元咺以
臣訟君擅立子瑕罪當誅也晉文旣執衛侯歸
于京師亦當執元咺以正其罪請命天子廢衛
侯誅元咺則情罪俱當矣乃踰年不斷使衛侯
久拘輦轂之下使元咺專擅國政橫行無忌于
是僖公以玉請釋衛成以賂行誅則天常人紀
國法王章澌滅盡矣春秋書曰衛殺見法無所

王國人擅殺之也故雖元咺無道而亦不去其大夫子瑕爲咺脅立故稱及見無罪而併殺之也皆所以惡晉侯也先儒乃云元咺得罪衛侯有以自取故書其爵誤矣

衛侯鄭歸于衛

按情有曲直法有取舍事有結局晉文旣執衛成歸于京師以聽王斷則其曲其直宜取宜舍當明白歸結則春秋當書歸自京師一以見天朝釋放之公一以見衛侯復國之正令曰歸于衛者何哉蓋論王法則衛侯屈志從夷忍臧同

姓法不應復國今行賂求釋與逃歸者等耳故書法如此見衛成之僥幸苟免罪晉文之黷貨撓法也說者乃拘拘于名不名之間論之誤矣

晉人秦人圍鄭

按左氏云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夫踐土之盟溫之會鄭與兩與焉豈至此始責其無禮乃討翟泉之不會耳然翟泉在王城內晉文主盟而不朝天王已職之不盡乃以責鄭哉狄人侵齊而不救鄭一不會即見圍是縱異類而虐同姓也且秦西州強國齊桓所不能致而晉以舅

甥之好得其同力以挫強楚此天之所以資晉伯也謂宜乘此一勝永與偕好共圖滅楚乃釋楚而圍鄭秦繆已知晉文失計矣故燭武一言秦師遂返豈非薄晉之背施忘德耶及襄公違其詐力掩襲殽函人但知秦遭一戹而不知晉失一強援也卒之秦晉構兵迄無寧歲而楚氛日熾晉伯頓衰豈非自圍鄭一役啓之哉

介人侵蕭

按介東夷之國遵海而南則入于魯境是魯者介所由以入中國之門戶也蕭爲宋附庸去魯

甚遠而介遼能侵之豈非二十九年葛盧來之故耶不特魯人關譏無禁而迤邐以西如入無人之境矣晉文攘夷之畧安在哉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汪克寬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惟此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季氏私考曰此專爲報宰周公之聘也以天子

特遣重臣皆由晉文所致故使因便以謝晉耳雖先周後晉然志實以晉爲急故書遂而其不虔亦可見矣先儒謂罪僖公不親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於理甚正但覲禮不行積習已久雖桓文以義正天下猶不能復於僖公何責焉姑亦取其不忘報周之一念而已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按左氏云分曹地也公羊氏云取之曹也則皆謂濟西田爲曹田矣獨孫明復謂本魯地而王氏輯傳亦曰濟西田不繫曹魯故田也汶陽田

不繫齊亦魯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乃季氏私考則云小國見侵之隙地是齊魯界上互爭之田夫春秋列國分土分民皆授之先王傳之子孫豈有曠土無所屬者哉及考莊公十八年追戎于濟西既非本國之地何敢輕于出境耶再考宣公十八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謂之曰我可見原屬于魯矣計此時必先爲齊所侵僖公以宰周公來聘有寵于王晉以吾奉享惟謹亦有足恃而齊昭又係舅甥之親故乘勢取之耶

公子遂如晉

按濟西田魯雖取所本有然晉侯勝楚納王齊皆與有事焉况無王命以正疆而擅爲侵取或晉有興說且齊昭初立懦弱似有欺虐之嫌恐齊訴于晉故遣襄仲先致規復舊疆之意耳非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魯之郊禘本爲僭禮况周人以建子爲正則郊宜在子月禮之常也常則不卜今周之四月建卯郊不以時故卜而不從求吉之道三四卜

非禮也免牲者穀梁所謂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是也不郊故免之也望郊之屬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但祭其封內山川則泰山魯所宜祭而云三望者兼河海而言非其分矣不郊亦宜無望故曰猶謂其可已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按求婦者求僖公之女叔姬爲其子桓公妻也杞弱爲魯所陵故伯姬方以二十八年來魯謝

過又因僖公有兄弟之親欲以其子求庇於魯魯輕杞不欲與爲婚姻故親自來求耳杞叔姬必毋賤愛微輕許而薄嫁故其歸不見於經然叔姬爲杞所輕至於見出其端已見於此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按衛之受狄患實自文公從宋襄伐齊喪始成公又不能勵精圖治乃背華即夷兄弟互立君臣交訟以致晉侯之執狄欲吞衛虎視耽耽矣然猶以晉爲顧忌也自去年侵齊而晉不救介人侵蕭而晉又不救蓋晉侯之精神耄而伯業

衰狄于是無復顧慮矣帝丘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葢衛都朝歌左脇正受狄衝故徙居東南以避之耳說者謂成公自歸國之後用甯俞以爲政徙帝丘以圖安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文公不能及乃知賢者之有益于人國雖以積衰播遷之餘猶能復振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子蘭嗣是爲穆公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按衛世受狄患似不可不一懲創之然先王之于夷狄惟修吾內治使不敢侵犯而已衛旣遷于帝丘宜創艾圖存以自固其根本可也即不然而必欲爲報復之舉謂宜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中國諸侯連師聲討以雪偪遷之恥乃乘狄有亂苟且爲潛師掠地計及其請平遂入廬帳而盟焉何其立志之卑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子驩嗣是爲襄公

趙鵬飛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

興齊桓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踞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至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卻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蔡許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而妄疵晉文以爲不及齊桓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

按召陵之盟城濮之勝二公伯業大畧相當乃夫子獨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似專右齊桓

者何蓋春秋之始王室衰微人心瓦解諸侯削弱荆楚憑陵藉非齊桓起而攘之則中國悉變爲裔夷晉文後起雖欲撥亂而反之正其力當百倍于城濮矣是文之伯皆襲桓之餘烈而爲之者也故夫子生當定哀之世而曰民到于今受其賜殆謂此耳然其假借仁義以力服人二公心術若合符節孔子文胡爲有正譎之論蓋齊桓之時楚未甚横諸侯合從故次陘一問而楚郎服不假兵家詭詐之術以決勝于矢石之間則其事直捷而無暧昧晉文之時楚已大横

中國諸侯强半外屬計非語言文告之所能動必以兵家詭道陰謀而取勝之如所謂伐曹衛以解宋圍復曹衛以激楚怒者皆押闔變幻之謀故其事多狡詐而不光明此正譎之所由異也夫子蓋傷晉文所遇之窮不若齊桓之易爲力豈誅其心而重貶之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按秦雖係顓頊之後然棄禮義上首功未免西戎習氣自晉文藉其力以勝楚始與中國通盟會抑楚以與秦儳亦有拒虎進狼之意乎當其

與晉圍鄭一鬨燭之武亡鄭倍隣闕秦利晉之說遂背晉而去已有與晉爭雄之心使杞子三人戍鄭鄭已在其掌握中矣滑在河南偃師乃秦至鄭所經之道師經其國故曰入滑當是時使無弦高之計秦且得志于鄭而乘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幸而謀洩于滑師敗于殽此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而中國之大幸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按聘禮非諸侯可加于同列況先儒謂齊昭公夫人爲子叔姬乃魯僖公女是舅甥之國也豈

有甥反以聘禮加于舅哉蓋晉文公沒中國無
伯齊昭懦弱恐見侵于他國故親厚于魯以求
自庇而是時聘問之禮視爲交際故事遂忘其
分之不得行併忘其舅之不可聘耳說者謂齊
恃强欲主盟而修好故以大國臨之豈其然乎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
先也殽在弘農澠池縣西蓋晉河外虢畧之東
境也晉在其北姜戎在其南故因秦人歸而相
爲掎角以邀擊之

按晉未報秦施而衰墨以伐其師固爲不義然
秦以虎狼之威窺視中原而以鄭爲難首藉令
得志于鄭則其憑陵僭偪之勢當有不減于楚
者故先軫之言雖爲晉畫永久計而實所以挫
秦人南侵東畧之鋒也然晉文公藉秦以勝楚
于城濮而今乃敗其師豈非自失一强援而生
一勁敵乎故自殽之役而秦晉相仇殺者歷四
五世于是晉之威力少衰而楚人得以復横矣
善乎唐應德之言曰晉之克楚也得策于結秦
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仇秦而或者乃以

殽之役許晉襄繼伯不亦謬乎

癸巳葬晉文公

按謚者誄行立號以易名傳之後世而示褒貶父子不得相襲者也晉先君有文侯今重耳復謚為文豈以公侯有別耶襄公父死未葬而衰墨以從戎追崇父號而混襲其先祖不知禮甚矣

狄侵齊

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謂聞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未嘗無畏晉之

心也晉縱狄狄而莫之攘是爲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按左傳云報升陘之役夫升陘之戰魯以逞忿貪得自取困辱乃不知反巳日懷報復徒以伯主會陘魯邾同事故銜怨而未敢動今文公既卒遂有是舉夏取其邑秋伐其國君臣交逞何貪黷無厭哉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按狄自伐邢之後垂四十年間十入而九得志齊衛交受其毒今又伐晉而深入至箕則門庭

之寇矣晉敗其師獲其子雖稍見懲創然以伯
國之餘威不能攘之使服而僅能敗之于國中
其功不足多也故貶而稱人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按先儒謂齊昭夫人爲僖公女則公之如齊亦
親親之情也謂之報聘且不可况日行朝禮乎
惟其爲親親往來之常故一往三月不爲久耳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康侯曰卽安也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

事之所也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按此乃冬燠之咎徵陰假陽威之象也蓋僖公世所稱賢君觀魯頌駉駜泮水閟宮諸篇固不無誇大之詞然禮樂政事亦庶幾不至廢墜故雖季友受費茲敖帥師以胚胎三桓專政之禍而當其身世猶可以彌縫補葺而無釁端之乘故三十三年之中亦無大災異之譴告及其方沒而即有隕霜不殺草李梅冬實之異見僖公

實基禍始而防微杜漸在文公所當警省也天人相與之際微矣哉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按許之從楚最堅雖以晉文伯業方盛而溫之會翟泉之盟皆不能致其來即以諸侯圍之猶然弗服蓋深信楚之可恃也殆襄公絕秦之好則其威力日已衰弱而欲以三國之師伐之其能服許乎

春秋翼附卷之七終